

少年版

紅樓夢

◎ 原著 曹雪芹

◎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中國古典小說精華叢書



本叢書獲 1994 年優秀暢銷書獎

少年版

紅樓夢

◎ 原著 曹雪芹 改編 西芹 思芹
◎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8 号

少年版

红 楼 梦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西芹 思芹

*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蓝田立新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875 插页 5 字数 170 千

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

印数:29001—39000

ISBN 7-5613-0747-0

G·540 定价:5.80元

序

霍松林

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画卷中，各类文学争妍斗丽，异彩纷呈；而古典小说，则是这历史画卷中鲜艳夺目的奇葩。我国古典小说起源于上古神话传说，经由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、志人小说发展到唐代的传奇小说，已经走向成熟。而宋元话本的出现，又把我国小说的发展推向新阶段；在此基础上创作的长篇章回小说，特别是其中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，号称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，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，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，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，至今拥有广大读者，脍炙人口。

六大古典小说内容广阔，语言生动，人物千姿百态，栩栩欲活，可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的百科全书。又因为故事性极强、艺术趣味极浓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，所以自问世之日起，不仅专家学者喜欢钻研，就连启蒙不久的少儿和文化水平不高的成人也争相阅读，从中汲取营养，得到提高。有不少文学家，是由于幼年时期阅读这些小说而引起兴趣，从而爱好文学、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的。

当然，对于少年儿童来说，六大古典小说部头太大，又有文字障碍，若要通读，自然有许多困难。《中国古典小说

精华丛书》（少年版）六大名著的出版，正可以帮助小朋友们克服这些困难。首先，编者从六大小说名著中选取最精彩、最有代表性的章节；每一章节，既有相对独立性，而联合相关章节，又有故事情节的连贯性，可使小朋友们用较少的时间、比较快的速度，汲取六大小说名著的精华。其次，编者对所选章节，又遵循“信、达、雅”的原则，用现代汉语进行翻译，以便与原著相对照，从而扫除文字障碍，让读者充分理解。

这部丛书，应该说是向少年朋友普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尝试。通过这次尝试，广泛听取意见，认真总结经验，很可能在配合小学、初中语文教学，提高语文修养，弘扬文化传统方面创出新路。

1992年冬写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

目 录

冷子兴演说荣国府·····	(1)
林黛玉初进荣国府·····	(11)
贾雨村乱判葫芦案·····	(20)
刘姥姥初进荣国府·····	(33)
王熙凤协理宁国府·····	(45)
贾元春归省庆元宵·····	(63)
林黛玉生香醉宝玉·····	(77)
林黛玉戏谑史姑娘·····	(82)
贾宝玉参禅悟道·····	(85)
伶人艳曲警芳心·····	(93)
宝黛春困发幽情·····	(98)
林黛玉伤情葬花魂·····	(105)
宝黛情重反生怨·····	(110)
斗贫嘴巧说双关语·····	(115)
林黛玉心迷活宝玉·····	(120)
恨不肖贾宝玉挨打·····	(124)
众姊妹聚会海棠社·····	(135)
潇湘子咏菊夺魁·····	(145)

刘姥姥进大观园·····	(156)
鸳鸯宁死不从贾赦·····	(171)
贾探春治家显才干·····	(185)
凤姐遵命抄检大观园·····	(199)
晴雯抱屈夭风流·····	(213)
林黛玉焚稿断痴情·····	(224)
林黛玉魂归离恨天·····	(242)

●冷子兴演说荣国府

●原来，贾雨村那年接受了甄士隐的赠银以后，就起身前往京都，到开科考试的时候，没想到十分顺利，考取了进士，派往外省做官，现在已经升任本府知府。他虽然颇有才干，但贪婪残酷，而且又仗恃自己的才能，目中无人，所以官员们都对他侧目而视。不到一年，就被上司找了个借口，向皇上奏了一本，弹劾他“生性狡猾，胆大妄为，擅自制定礼仪，而且沽名钓誉，暗中勾结狐群狗党，致使地方多事，民不聊生”等。龙颜大怒，即令革职查办。公文传达到本府，大小官员无不高兴。那贾雨村心中虽非常气愤，但外表却没有一点表现，仍然像平时一样，说说笑笑。把公事交接给别人之后，就把几年来做官积累下的家什连同家中大小人口一并送回老家，安排妥当后，自己却一人云游天下，饱览人间山水胜迹。

有一天，贾雨村游历到了扬州，听说朝廷今年派往这里的盐务官员是林如海。林如海姓林名海，字如海，是个探花（殿试中考取第三名的叫探花），现在已经升到兰台寺大夫，祖籍姑苏，现被皇上指派做巡盐御史，到任才一个多月。林如海的祖上，曾世袭列侯，到了如海，已经过了五代。起初，只准许承袭三代，因当今皇恩浩荡，超过前代，额外施恩，到如海的父亲，又准许承袭一代，到了林如海这一代，便要走科举考试这一条路了。林家虽说是贵族豪门，也可算书香门第。只可惜香火不旺，子孙有限，虽有儿门，却与如海都是堂族而已，没有嫡亲关系。现在，如海年已四十，只有一个三岁的儿子，偏偏又在去年死了。虽有几房姬妾，无奈他命运不好，至今没有生下一个儿子，对此，如海也无可奈何。现在只有妻子贾氏，生了一个女儿，小名黛玉，年方五岁。夫妻无子，所以对黛玉极为珍爱，看作掌上明珠，而且黛玉眉清目秀，伶俐可爱，如海也想让她读读书，认几个字，不过想借此解膝下无子的忧伤，养女全当养儿郎。

贾雨村正患感冒，呆在旅店，快一个多月病才好。一因身体疲乏，二因盘缠不够，也正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呆下。幸好遇到两个老朋友，听说巡盐御史想聘请一位家庭教师，贾雨村就托朋友介绍，前往应聘，暂作目前的安身之计。好在只有一个女学生和两个伴读丫鬟，这女学生年小体弱，功课不限多少，所以十分省力。

时光匆匆，又是一年的光阴，谁知女学生的母亲贾氏一病不起，魂归西天。女学生服侍母亲，喂药喂饭，守丧尽哀，贾雨村准备辞职，另谋出路。林如海想让女儿守孝三年

闭门读书，所以又将雨村留下。近日，因为女学生过于悲哀，本来就柔弱多病，又触犯了旧病，接连几天不能上学。贾雨村清闲无聊，每每遇到好天气，饭后就出来散步。

这天，走到城外，想一览田园风光。信步走来，突然走到了一个山水环绕的地方，只见，茂林修竹，郁郁葱葱，隐隐约约看到一座古庙，残垣断壁，门户破败，门前扁额上题写着“智通寺”三个大字，门旁还有一副破旧的对联：

身后有余忘缩手，眼前无路想回头。

贾雨村看后，心里想：“这两句话，虽然明白如话，但意蕴深远。我也曾游过一些名山古刹，倒不曾见过这样的话，写这对联的人想必也有不同寻常的人生阅历，是个看破红尘的人，何不进去看看。”边想边走，寺里只有一个龙钟老僧正在熬粥。贾雨村见了，也不在意。等到问他两句话，那老僧人既聋又昏，牙齿脱落，口齿不清，所答非所问。

贾雨村听得不耐烦，就又走了出来，想到乡村酒店买几盅酒喝喝，以增加点情趣，于是慢步走来。将进店门，只见店里正在吃酒的一个人突然起身大笑，走了出来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奇遇，奇遇。”雨村急忙抬头细看，此人是在京城里古董商行中做买卖的冷子兴，过去在京城时认识的。贾雨村称赞冷子兴是个很有作为很有本领的人，冷子兴又假借贾雨村的舞文弄墨的名声，所以两人说话投机，最合得来。贾雨村急忙笑着问道：“老兄哪天到此？兄弟竟然不知道。今日邂逅相遇，真是缘份啊。”冷子兴说：“去年年底到家，现在正准备前往京城，路过这里顺便找个朋友说句话，承他挽留，多住了几天。我也没有什么要紧事，再逗留两天，到月中也就起身了。今天朋友有事，我就闲转到这里了，在此歌

歇，不想遇到了你！”一边说，一边让雨村入席坐下，另叫了酒菜。俩人边聊边饮，叙说分别后的事情。

贾雨村就问：“近来京城有没有什么新闻？”冷子兴说：“没有什么新闻，倒是老先生你的同族家出了一件小小的怪事。”雨村笑道：“小弟同族中无人在京城作事，兄此话怎讲？”冷子兴笑道：“和你们同姓，难道不是同宗同族？”雨村问是谁家。子兴说：“是荣国府贾府，可曾辱没了先生的门楣？”雨村笑道：“原来是他家。如果算起来，敝族人丁兴旺，从东汉贾复以来，支派兴盛，各省都有，谁能一个个调查清楚？若说到荣国府这一支，倒是同族。但人家那等荣耀，我们不便攀扯，所以至今越发生疏越发难认了。”子兴感叹说：“老先生不要这么说。如今的这宁国府、荣国府两门，也都慢慢衰弱了，比不上先前的光景。”贾雨村说：“当日宁、荣两府的人口很多，怎么现在萧条了呢？”冷子兴说：“是啊，说来话长。”雨村说：“去年我到金陵，因为想游览六朝遗迹，那天进了石头城，还从他老家门前经过。街东边是宁国府，街西边是荣国府，二府相连，竟然占了大半条街。大门前虽冷落无人，隔着围墙一望，里面厅堂楼阁，也还都气势不凡；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面的树木花草，假山怪石，也都还茂盛繁荣、别有洞天，哪里像个衰败之家？”冷子兴笑道：“亏你还是个进士出身，原来这么迂腐！古人云：‘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’如今虽说赶不上早先那样兴盛，比之于平常官宦之家，到底气象不同。如今人多事杂，主仆上下，安于富贵享乐的人多，运筹谋划的人没有几个；平时各事的费用，又不能将就节省，如今外面的架子虽然没倒，里面的东西却都泛上来了。这还能

说是小事。更有一件大事：谁像这样的贵族豪门之家，书香门第，如今的儿孙，竟然一代不如一代了！”雨村听后，也感到纳闷，问道：“知书达礼之家，岂有不善教育儿孙之理？别人家不说，只说这宁、荣二府，是有名的教子有方的。”

子兴感叹说：“正说的是这两门呢？等我告诉你：当日宁国公和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。宁国公居长，生了四个儿子。宁国公死后，贾代化承袭了官，也养了两个儿子：大的叫贾敷，八九岁上就死了，只剩下次子贾敬承袭了官，如今一心喜欢道学，只爱烧丹炼药，其他事一概不放在心上。幸好早年还留下一个儿子，名叫贾珍，因为他父亲一心想得道成仙，官位倒让他继承了。他父亲又不愿回到老家，只在京城内外和道士们胡闹。这位珍爷倒生了一个儿子，今年才十六岁，名叫贾蓉。如今贾敬老爹一概不管。这珍爷那里肯读书，只一味寻欢作乐，就是把宁国府翻了过来，也没人敢来管他。再说荣国府，刚才说的怪事，就出在这里。自荣国公死后，长子贾代善承袭了官位，娶的是金陵世代贵族史侯家的小姐，生了两个儿子：长子贾赦，次子贾政。如今贾代善早已过世，太夫人还健在，长子贾赦承袭了官位，次子贾政自幼酷爱读书，祖父最疼爱他，原想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，不料代善临死前给皇上奏了一本，皇上因体恤旧臣，即令长子继承官位外，还问共有几个儿子，立即引见，就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的头衔，进入工部学习三年，如今已升任员外郎了。这位政老爹的夫人王氏，头胎生的公子叫贾珠，十四岁入学，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，一病死了。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，生在大年初一，这就怪了；不料后来

又生了一位公子，说来更怪，一生下来，嘴里就衔着一块五彩晶莹的宝玉，上面还有许多字迹，于是就取名宝玉。你说这是不是稀奇古怪事？”

贾雨村笑道：“果然奇怪。只怕这人来历不小。”子兴冷笑说：“世人都这么说，因而他祖母就爱如珍宝。那年过周岁时，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，就将世上所有的各种东西摆了无数，让他抓取（即“抓周”）。谁知他一概不取，伸手只抓了些脂粉钗环。政老爹大怒，说：‘将来定是个酒色之徒！’因而就很不高兴。独独那史老太君还是看作命根子一样。说来又奇，如今长了七八岁，虽然很淘气，但聪明乖巧，一百个也顶不上他一个。说起话来也奇怪，他说：

‘女儿是水作的骨肉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。我见了女儿，我便清爽；见了男子，便觉浊臭逼人。’你说好笑不好笑？将来定是个色鬼无疑了！”雨村突然厉色制止说：“不对！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。大概政老爹前辈也错拿他当做淫徒色鬼看待了。如果不是读书多、阅历深，能推究事理、参禅悟道的人，是不能理解的。”

子兴见他说得这样重大，忙请教端详。雨村说：“天地生人，除大仁大恶两种外，其余的一概无多大区别。像大仁大义的人，都是应祥和的气运而生的，大恶大邪的人，都是应着（时代的）灾难的气运而生的。祥和的气运出现，就会天下大治，灾难的气运出现，就会天下大乱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召、孔、孟、董、韩、周、程、张、朱，都是应祥运而生的人。蚩尤、共工、桀、纣、始皇、王莽、曹操、桓温、安禄山、秦桧等，都是应灾难的气运而生的。大仁大义的人，治理天下；大恶大邪的人，扰乱天下。清明

灵秀，是天地间的正气，是仁义的人所承受的，残忍乖僻，是天地间的邪气，是邪恶的人所承受的。现在正值国运兴隆、皇位传世久远的朝代，太平无事的时代，承受清明灵秀正气的人，上至朝廷，下到民间，比比皆是。所剩余的清灵秀气，无所归属，于是化为甘露，化为和风，滋润天下。那些残忍乖僻的邪气，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游荡，于是凝结充满在深沟大川之内，偶而经风一吹，被云一摧，略有摇动感发的意思。偶有一丝半缕邪气泄出于外，正值清灵秀气经过，正气不容邪气，邪气又嫉妒正气，两者争持不下，也就像风水雷电，地中相遇，既不能互相制伏，又不相让，必定发展到搏斗打击，然后消失净尽。所以那种气息也一定附于人身，发泄完后才消散。男男女女偶而承受这种气息出生的，在上不能成仁人君子，在下也不能成大邪大恶。置之于万人之中，他的聪明灵秀的气息，就在万万人之上；他的乖僻邪恶不近人情的恣态，又在万万人之下。若生在公侯富贵之家，就是情痴情种；若生在诗书清贫之家，就为逸士高人；即使偶而生在福薄寒门，定不能做走卒仆从，甘愿受人驱使驾驭，一定做绝伶名娼。如前代的许由、陶潜、阮籍、嵇康、刘伶、王谢二族、顾虎头、陈后主、唐明皇、宋徽宗、刘庭芝、温飞卿、米南宫、石曼卿、柳耆卿、秦少游，近来的倪雲林、唐伯虎、祝枝山，再如李龟年、黄幡绰、敬新磨、卓文君、红拂、薛涛、崔莺、朝云之流，这都是异地相同的人。”

冷子兴说：“依你的意见，‘成则王侯败则贼’了。”雨村说：“正是这个意思。你还不知道。我自革职以来，这两年云游各省，也曾遇到过两个奇怪的孩子。所以，刚才你

一说这宝玉，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这一类人物。远的不用说，只金陵城内，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，你可知道吗？”子兴说：“谁人不知！这甄府和贾府既是老亲，又是世交。两家来往，非常亲热的。在下和他家来往不是一天两天。”

贾雨村笑道：“去年我在金陵，也曾有人引荐我到甄府做家庭教师。我进去看他的光景，谁知他家那样显贵，却是个富贵好礼的家庭，倒是个难得的地方。但这一个学生，虽是教启蒙课，却比教一个科举考试的还劳神。说起来更可笑，他说：‘必须有两个女子陪着我读书，我才能认得字，心里也明白；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。’又常对跟他的仆从们说：‘这女儿两个字，极尊贵、极清净的，比那阿弥陀佛、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，无与伦比。你们这浊口臭舌，千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，这一点最最要紧。如果说这两个字时，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，否则便要断牙破舌’等等。那种暴虐浮躁，顽固痴憨，种种异常。只等一放学，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，温厚平和，聪明文雅，好像又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因此，他父亲也曾下决心痛打过几次，无奈最终还是不改。每次打得受不住时，他便‘姐姐’、‘妹妹’的乱叫起来。后来听得里面的女儿们拿他开玩笑：‘为什么打急了只管叫姐姐？莫不是求姐姐去说情求饶？你就不觉害羞？’他回答得最妙。他说：‘打得痛苦难忍的时候，只叫姐姐、妹妹，能不能解疼也不知道，只是叫了一声，便果然觉得不疼了，于是得到一个秘密办法：每当痛疼之极，就连叫姐妹。’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也因祖母溺爱，每每因为孙子的缘故辱没老师指责儿子，因此我就辞了这个事。如今在巡盐

御史林家做事。你看，这等子弟，必定不能守住祖父的基业，听从师长的规劝。只可惜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。”

子兴说：“就是贾府中，现有的三个也不错。政老爹的长女，叫元春，现在因为贤惠孝顺，才德出众，被选入宫中作女史去了。二小姐是赦老爹的小妾生的，叫迎春；三小姐是政老爹和姨娘所生，叫探春；四小姐是宁国府珍爷的胞妹，叫惜春。因为史老夫人极爱孙女，就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块读书，听说个个不错。”雨村说：“更妙在甄家的风俗，女儿之名，也都按男子的名字命名，不像其他人家另外用像‘春’、‘红’、‘香’、‘玉’等艳丽的字眼。为什么贾府也落此俗套？”子兴说：不是这样。只因大小姐是正月初一出生，所以叫元春，其他也都从了‘春’字。上一辈的，却也是从弟兄来起名的。现有对证：就说你们东家林公的夫人，就是荣国府中贾赦、贾政的胞妹，在家时名叫贾敏。不信的话，你回去仔细寻问。”雨村拍案笑道：“怪道这女学生读至书中的‘敏’字，都读作‘密’字（以避开母亲的名字），常常这样；写字遇到‘敏’字，又少一二笔，我心中就有些疑惑。今听你这么一说，肯定是无疑了。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谈举止另是一个样，和近来女子不同，想她母亲肯定不同一般，才生一女，现在知道是荣国府的孙女，又不值得奇怪了，可惜上个月她母亲去世了。”子兴感叹道：“老姊妹四个，这一个是最小的，又去世了。长一辈的姊妹，一个也没有了。只看这小一辈的，将来选中的女婿怎样？”

雨村说：“正是。刚才说的这政公，已有衔玉之儿，又有长子留下的一个柔弱孙子。这赦老难道没有一个不成？”

子兴说：“政公已经有衔玉的后代，他的姬妾又生了一个，还不知他将来怎样。只眼前现有两个儿子一个孙子，都不知将来怎样。若问那赦公，也有二个儿子，长子叫贾琏，今已二十多岁，亲上加亲，娶的是政老爹夫人王氏的内侄女，已经结婚二年。这位琏爷现任同知，也是不肯读书，但于世事通达，能言善谈，所以如今只在他叔父政老爹家住着，帮着料理些家务。谁知自娶了妻后，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，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（约当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步）：模样极标致，言谈又利索，很有心机，是男人中万不及一的。”

雨村听后，笑着说：“可知我刚才说的不错。你我刚才说的这几个人，都只怕是那正邪二气一并而来赋予造就的人，说不定是这样的”子兴说：“邪也罢，正也罢，只顾算别人家的帐，你也喝上一杯酒才好。”雨村说：“正是，只顾说话，竟多吃了几杯。”子兴笑道：“说着别人家的闲话，正好下酒，即多喝几杯也没关系。”雨村向窗外看了看说：“天也晚了，小心关了城门。我们慢慢进城再谈，未尝不可。”于是，二人起身，算还了酒帐，一并进城。……